



青史与丹墀： 常宁宫的空间诗学考

马 涛

当时间以建筑为琴键，在神禾塬的褶皱里敲击出文明的和弦，常宁宫便成了一座镌刻在青砖黛瓦间的立体史诗。这里的一口古井曾照见过唐代僧袍的倒影，一截断墙仍回响着历史密电的余韵，而柳青伏案疾书的窑洞窗棂外，文旅融合的春潮正漫过千年石阶。在历史肌理与现代性碰撞的裂痕处，常宁宫以其独特的空间叙事，完成了从岁月深院到文化原乡的嬗变——它不是标本式的历史切片，而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文明对话。

神禾塬畔的千年回响

长安以南五公里，神禾塬如一道青灰色的屏风横亘于天地之间。渭河蜿蜒如带，终南山层峦叠翠。此处名曰常宁宫，一个将盛唐佛光、旧时风云、红色文脉与当代文旅融于一身的传奇之地。

唐贞观年间，李世民为母祈福的“西寺佛爷庙”在此落成，灵感石上仍镌刻着窦太后避匪脱险的传说。千年后，塬上的建筑群在战火硝烟中兴起，因“居高临下、易守难攻”的格局成为时代注脚。青砖黛瓦间，旧时议事厅的皮沙发仍泛着冷光，梳妆台上的雕花镜框蒙着时光的尘，而那株前人手植的桂花树，依旧在秋风里撒落细碎的金箔，仿佛在低语一段岁月的繁华与苍凉。

历史在此折叠，文明在此沉淀。常宁宫不仅是地理坐标，更是一册未合拢的史书。塬上的地下通道蜿蜒千米，砖墙上斑驳的痕迹与窦太后避难的唐代窑洞交错重叠，恍若时空的迷宫。曾经的通道遗迹，最终成了后人探秘的所在，而塬上的一栋浅绛色建筑，虽外墙已褪成温柔的旧色，却仍见证着乱世中的一段佳话——当年的邂逅始于火车上一份英文报纸的借还，终于神禾塬畔的连理枝下。

文学圣殿里的泥土芬芳

若说历史建筑群是常宁宫的筋骨，柳青则是这片土地的灵魂。1952年，这位穿着粗布褂子的作家，携家带口扎根皇甫村十四载。他蹲在土崖上观察农妇骂街的神态，甚至不惜泼水惹怒乡邻以求真实；他将《创业史》的稿酬一万六千元悉数捐给公社，自己却常年咳血，伏案于窑洞昏黄的煤油灯下。

柳青的窑洞工作室至今保存完好，木桌上摊开的笔记本里，字迹如刀刻般遒劲：“文学是愚人的事业。”他将马列主义文论与关中方言糅合，让梁生宝们从土地里长出筋骨。在《创业史》中，合作社的算盘声与终南山的松涛共鸣，农民的汗珠与时代的风云交织。这种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的创作精神，不仅成就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，更让常宁宫成为陕西文学的精神图腾。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循着柳青的足迹，将黄土地上的苦难与荣光化作笔尖的星河。

文旅赋能的破茧成蝶

历史的烟尘散去，常宁宫在1999年迎来新生。三百亩山水间，一座园林度假山庄拔地而起，但转型之路并非简单的推倒重建。当大多数历史建筑困于“保护性闲置”时，常宁宫选择以文化为经脉，激活沉睡的基因。

策划者李浩深谙“文旅融合”之道，将唐风宋韵注入现代酒店肌理。2023年4月，常宁宫推出西安城南最大的无动力彩虹亲子乐园，六千平方米的乐园内，百米彩虹滑道、考古探洞、空中滑索等十余个项目，以无动力驱动的自然探险模式，让亲子家庭在攀爬与跳跃中感受生态教育的深意。2025年，历经两年修缮的历史建筑群重新开放，新增沉浸式历史场景体验，游客可身着复古服饰，在复刻的旧时场景中拍摄写真，或在雅致的空间里

聆听经典旋律的余韵。

文旅融合的实践更体现在节庆策划中。2025年春日的“书画春天·诗韵长安”文化艺术节上，画家泼墨终南烟雨，诗词学会吟诵《常宁宫赋》，汉服少女手持团扇走过拱门下，投壶声与古琴音在千年古柏下交织。同年花朝节，十二花神巡游队伍迤逦而行，非遗传承人复刻唐宋婚礼仪典，千盏河灯载愿漂流星月湖，让传统文化在互动中悄然“新生”。

李浩的理念清晰如渭河水：“从‘有说头、有看头’到‘有玩头’，要让历史活在体验中。”曾经的通道化身为沉浸式剧本杀场景，柳青工作室开设写作工坊，连旧时的议事厅也变为文化沙龙场所。当年轻人在“槐抱柏”下打卡拍照，他们或许不知，这株三百年的共生树曾被附会为一段佳话的象征，当他们触摸砖墙上柳青的手稿拓片时，却能真切感受到文学信仰的温度。

常宁宫的文旅版图远不止于历史场景的活化。2022年改造升级后，酒店新增南山别居茶艺客房，推窗可见终南云雾，案头备有唐代煎茶器具，住客可体验陆羽《茶经》中的风雅；观南山烧烤区将关中风味的炙烤与园林夜景结合，烟火气中升腾着盛唐夜宴的遐思；素心书屋则化身城市书房，三万册藏书与柳青手稿陈列一室，成为作家驻留计划的创作基地。

夜间经济同样别具匠心。魔幻激光秀以神禾塬崖壁为幕布，投射出历史传说、文人创作等文化片段，科技光影与自然地貌碰撞出超现实叙事；啤酒烧烤节则让游客在星空下举杯，篝火潺潺的水声与炭火噼啪的节奏，构成都市人难得的田园交响。

对于亲子客群，常宁宫打造了全年龄段覆盖的体验链：无动力乐园释放儿童天性，恒温泳池提供四季嬉水空间，生态月子会所甚至将文化疗愈

延伸至母婴领域。这种“从0岁到百岁”的文旅生态，恰是文明传承最生动的注脚。

文明褶皱里的启示录

站在神禾塬远眺望，常宁宫的四季在眼前流转：春日的连翘与前人手植的桂树争艳，夏日的渭河倒映着终南积雪，秋日的银杏为柳青窑洞铺就金毯，冬日的秘洞则如时光胶囊封存着岁月的气息。这里没有非此即彼的割裂，只有文明层累的共生——唐砖与WiFi信号塔并肩。通道里的LED灯带照亮窦太后避难的石阶，作家手稿的扫描件与数字传播同框。

这种共生，恰是中国文化韧性的缩影。当策划团队将“常宁宫赋”刻成二维码立于古碑旁，当非遗漆扇成为网红伴手礼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商业智慧，更是文明传承的创造性转化。正如柳青当年将理想与文学熔铸为《创业史》，今天的文旅融合亦需这般“双向奔赴”：既要有历史敬畏，又不困于怀旧；既要有市场活力，又不失文化本真。

常宁宫的故事，终究是长安的隐喻。这座十三朝古都从不沉溺于历史的辉煌，而是将秦汉烽烟、盛唐气象、人文基因与数字文明编织成新的经纬。从旧时深院的隐秘空间到作家柳青的创作圣地，从历史遗迹到诗意园林，常宁宫的每次转身都在证明：真正的文化传承，从不是标本式的封存，而是让过去与现在持续对话，让每一块青砖都成为未来故事的扉页。

当暮色浸染神禾塬，常宁宫的灯笼次第亮起。露台上，有人对着终南山举起红酒杯；柳青窑洞的窗前，文学青年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击着新的文字。渭河水依然流淌，带着盛唐的佛号、岁月的回响、时代的号子与数字时代的节拍，奔涌向更开阔的江海。

西关街是渭南华州城区一条街道。它位于城区的北面偏西，东起新秦路与华州路交会处，西与龙山路相接。因地处古华州城的西门外而得名。和临渭区的老城墙一样，街面都处在“三秦要道，八省通衢”的官道上。

若干年来，西关街都曾是华州最热闹、最繁华的所在。据县志载，明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，西关街就有了商业贸易集会。后经多年发展，特别是清朝晚期一些山西、河南商人在华州相继开业经商，逐步走向繁荣。街道两边，店铺鳞次栉比，各类门店应有尽有，服务功能齐全，成为了商业贸易和文化的中心。

据一些老人回忆，上世纪初期，华县曾流行一首民谣，单表以县街为中心的县城周围著名景物，说的是：“南门外五龙山实实清雅，北门外箍接匠（当时华州南山一带盛产青竹，农闲时，城北的乡民带上用青竹破成的竹篾，远走渭北各县及邻近的山西、河南等地箍接盆，盆谋生，时称箍接匠）走州过衙，东门外郭子仪牌楼（原建于城东约1公里处的官道上，1966年被拆毁。1994年，华县政府重建并移建于县城南）‘功盖天下’，西门外西关街灯火百家千家。”足显当时西关街的繁荣景象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段竣工通车，因为路过华州，给西关街的商业贸易带来新的商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，工农业产品日渐增多，集市贸易生意更显兴隆。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西关街每集赶会人数达一两万人。

进入腊月后，赶会的人更多，整个街面和店铺拥挤不堪。实在无法容纳时，就沿西关街东头往北，即现在的新秦路往北，开辟牛羊等牲畜市场。再从天门路口往南，开辟木材、山货市场……正如歌谣所唱的：东卖粮油、布、米、面，西卖铁器、葱、韭、蒜，南摆木料家具炭（木炭），往北牛羊猪娃子蹄。西关街给当时的华州人留下的印记尽都是熙熙攘攘的喧闹场景。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，随着县城南移和城内新秦、新华、文体、子仪等路的相继开通及主干道“三纵六横”的形成，西关街才逐步失去了昔日的繁荣和辉煌。

西关街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数街头坐北向南的华州剧院和华县剧团。华州剧院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。专业性质的华县剧团成立于1956年元月，剧团结合本地的历史传说，创作演出了大型秦腔新话剧《山崩金斗王》，并上演了《梁秋燕》《血泪仇》等戏，深受群众欢迎，经常一票难求。1957年4月，省文化局曾在华州举行迷胡戏观摩演出。附近县、市的秦腔、迷胡、阿宫腔剧团及河南、山西、甘肃等省的豫剧、蒲剧、陇剧也不时来华州剧院演出。除秋、麦两季大忙季节外，剧院都经常演出。十里八乡的乡亲经常携家带口观看。高塘塬区、沿（渭）河乡镇的群众，为到县上看一场戏，提前几天就赶到城区周围的亲戚家，排队买票看戏后才返回。剧院的演出为华州的父老乡亲带来了无尽的欢乐，也为西关街增添了热闹和生机。1985年2月，华州剧院失火焚毁，此后演出才转移到新华东路的影剧院进行。

在西关街，还有个坐南向北的“群益浴池”，也给无数的华州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。“群益浴池”位于“群益食堂”的后边。过去，由于条件受限，老百姓很少洗澡，所以平日里到浴池洗澡的人不多，主要是在政府工作的“公家人”及商人、教师等。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到浴池洗澡的人逐渐增多。特别是每年农历腊月廿三前后，农村里一些家庭主妇便会拖儿带女，相约到县城唯一的澡堂子“群益浴池”去洗澡。因为洗澡的人多，所以她们总会在严寒的凌晨四五点就在村子里打门窑窗叫人，然后成群结队地走到西关街，再到浴池门前排队等待。来来往往、川流不息的洗澡人群，成为了当年西关街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西关街还是一个有历史故事的地方。当年，闯王李自成征战的马骡曾在这里经过，并在临近的露泽院村寄刀，留下了“闯王寄刀露泽院”的佳话。

西关街中间的郑桓公陵园文化广场内，坐落着被称为“华夏郑氏之根”“世界郑氏世祖”的郑桓公墓。

郑桓公，姓姬名友，周厉王少子，周宣王之弟，西周时郑国的开国君主。周宣王二十二年（前806年）封于郑，周幽王八年（前774年）任王室司徒，周幽王十一年（前771年），犬戎入侵，郑桓公报国勤王，殉难于骊山之野，后迁葬于今郑桓公墓所在地。2008年郑桓公陵园修缮管理委员会成立，世界各地郑氏族人纷纷捐款相助，2011年秋，郑桓公陵园文化广场修葺一新。现在的陵园占地10余亩，内有牌坊、前后照壁、陵冢、殿堂、尊塑、连廊等。郑桓公陵园文化广场建成后，世界各地郑氏族人每年都来此地举行规模盛大的祭奠大典，也给西关街增添了新的气象。

西关街，这条昔日长期繁华热闹的古老街道，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，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，现在只留下了记忆。

看麦熟

冉学东

白居易诗曰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端午节来临，渭北大地就飞来布谷鸟，则会神奇地发出“算黄算割”的叫声，而此刻渭北台塬小麦就逐渐泛黄。很快，勤快的庄稼人开始收拾场面，准备进入一年一季的夏收工作。

堡子里，婚嫁的女儿虽为人妻，又时时挂念娘家人，女儿要回娘家的理由，就是三夏大忙关口。娘家人要过三夏，做女儿牵挂爹娘，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媳妇回娘家，这是与娘家亲情联系，而婆婆都是从媳妇过来的，她们给儿媳零花钱，叫她出门买礼，挑好东西送娘家人，婆婆用心良苦，其用意是媳妇回家体面，婆媳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因为一点一滴还能得到改善与巩固，婆婆何乐而不为呢？因此，且不管家庭的贫与富，更不论身份的贵与贱，生在关山的人们始终都能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，女儿回娘家看麦熟，这个礼尚往来让端午节丰富了它的实质内涵。

堡子里，端午节还未来，准备走亲戚的女儿就会亲自上厨，戴上围裙后上案和面揉面，等到面发起来，她们给面饅中包了油馅，这叫角角饅。这角角饅不仅礼轻人重，更是饱含深情，此物是女儿亲手做的，更是表达她对娘家人的敬重之心。

出门携带礼物，还根据自己经济水平决定。要是经济宽裕，回娘家多会考虑给娘家人买肉，还有菜油以及茶叶；经济不够富裕的女儿出门亦可买上点心、水果以及饮料。女儿富裕，她们有心让娘家人心里舒坦，女儿家庭一般，她们出门的礼则无需与其他人攀比，有的日子过于清贫，回趟娘家看麦熟送6个角角饅，也算一趟看麦熟了。不管福也好穷也罢，女儿回来一趟就是自家娃娃，作为娘家人更不会因为女儿的礼轻，给自家娃娃难看。

女儿回娘家看麦熟，进门之后就会心疼爹娘，她们要替爹娘干些家务，女儿回来除了给父母缝缝补补外，还要下地干活，帮娘家嫂子做饭，可谓一人分饰三个角色。女儿回娘家，女婿也要进入角色，因为一个女婿抵半个儿，要是丈人家缺少劳力，这些力气活都成了女婿的活路了，然而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女婿应尽的一分力罢了。

关山街道女儿回娘家看麦熟，作为父母都识大礼，礼尚往来是中国传统数数，作为娘家人这点也不能含糊，因此，每年端午节前女儿来看麦熟，而端午节后，娘家人要给女儿送粽子以及油糕之类的东西，这叫回门送端午。

民俗

人物

清谈玄学误人生

高晓亮

《魏略》记载，李胜字公昭，青年时思维敏捷，嘴皮子麻溜，喜欢与人辩论黄老学说，经常把汉中玄学大拿惹得哑口无言。日久，萌生了遨游京师洛阳的念头，于是，他向父亲李休禀告。李休官拜关内侯，历任上党、钜鹿太守，晓得江湖的险恶、宦海的深浅，就严肃地对李胜说：“洛阳虽然繁华，但鱼龙混杂，你年轻气盛，锋芒逼人，稍有不慎就会栽跟头。汉中虽然偏远，但少有战事，世道稳定，是读书养性的好地方，为父希望你守分安常继承我的爵位，在本地谋个一官半职，陪我安享晚年。”然而，李胜倔劲上头，留下一封信悄无声息地直奔洛阳。李休气得捶胸顿足：“我悔不该把逆子从南阳老家接到南郑来，他不听我言，必将招来灾祸。”

在此之前，李胜听南来北往的商贾说，洛阳玄学大佬、美男才子何晏建了一个“浮华交会”群，吸引一批崇尚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和《周易》学说的士人，经常在私人会所搞沙龙，或臧否人物、评论时事，或托物言志、抒发人生理想。洛阳许多士人都以进群为荣、结识玄学大拿为傲。李胜生性好强，自命不凡，岂能落于人后，错过显姓扬名的大好机会？所以，他怀着激动而紧迫的心情奔赴洛阳。

李胜拜访何晏不按常理出牌。他甩出大把银子，先为自己购置了一身光鲜亮丽的行头，而后租了一辆豪华的马车，雇了四个精干的随从。马车穿行于熙熙攘攘的繁华

大街，跟班随从忙前忙后，对他几乎是奉若神明。他们古怪的行为引起路人的好奇，纷纷驻足注目，揣想这是哪里来的大人物，而李胜端坐在车里，面无表情，目高于顶，显得很神秘。几经迂回周折，马车终于在何晏府前停顿下来。一个跟班挺直腰杆，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上前洪亮地对门卫小哥说：“老子第二十二世孙、关内侯之子李胜前来拜访，赶紧通报你家老爷。”何晏搞不清李胜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生怕得罪了大人物，便一路小跑出门迎接。眼前这位大袖飘飘、风度翩翩的不速之客还真把何晏唬住了，他又让座又是敬茶，丝毫不敢怠慢。李胜完全掌握了主动权，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话题的方向盘，从李耳谈到庄周，从乡野聊到庙堂，从现实讲到未来，他俩越说越近，越谈越欢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两人亲如恋人，亲如兄弟，李胜心花怒放——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遇见了知己；何晏心潮澎湃——他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了知音。

魏明帝曹睿坚信其父曹丕之言：“文章乃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儒学才是王道教化的正音，所以，曹睿决不允许玄学至上曹魏文化的主宾席，也不能容忍以何晏、李胜为首的清谈家带偏舆论导向，带坏社会风气，便颁布诏令，明确要求对博学高才者要严格考核，从中选拔真正的优秀者予以重用，而对那些华而不实的无能之辈，则一律禁止提拔使用或免职罢退。

浮华集团虽然不受曹睿待见，但深得

热衷于玄学的武卫将军曹爽的青睐。曹爽是明帝身边的红人，对何晏、李胜、邓飏等人十分信任。

公元239年，明帝临终前委任曹爽和司马懿为托孤大臣，共同辅佐年幼的曹芳打理朝政。曹爽胁迫小皇帝曹芳册封跟他一条心的亲弟弟族兄为列侯，担任要害部门的领导，提拔何晏、邓飏、丁谧为尚书，任命毕轨为司隶校尉、李胜为河南尹。就这样，李胜与何晏等人跻身仕林，成为曹爽的左膀右臂。

公元244年，李胜与邓飏一同建议曹爽亲率大军攻打西川夺取成都，以此来树立威望加固权势。曹爽采纳了建言，统领六万多人马，从骆谷向蜀国进发。但是，曹爽硕大的肚子里并无多少智慧和谋略，加之出兵仓促，后续粮草又供给不足，致使魏军无法突破蜀汉大将姜维的防线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参军杨伟力劝曹爽及时止损，赶紧撤退，否则，等到兵败一定会遭到司马懿的嘲笑。李胜和邓飏不乐意了，指责杨伟给曹爽出馊主意，扰乱军心，应当就地正法以正军纪。杨伟怒火中烧，回击说李、邓清谈误事，理该当诛。曹爽斥责杨伟：“李胜、邓飏是栋梁之才，为我大魏尽心竭力，一片赤诚，容不得你说三道四。”话落，挥手示意侍卫把杨伟拖出大帐。最终，曹爽还是自己打脸，灰溜溜地撤兵退回长安。

公元248年冬，李胜出任荊州刺史，赴任前，特意拜访司司马懿向他道别。司马懿